

# 阿特密斯

## Artemis Fowl

【爱尔兰】艾欧因·科弗/著

李敏/译



欧美各畅销书榜持续冠军

《哈利·波特》之后好莱坞的最新追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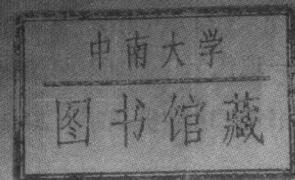


0979651

# 阿特密斯

[爱尔兰] 艾欧因·科弗/著

李敏/译



中南大学

图书馆藏

8

南海出版公司

2002·海口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2-121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阿特密斯/（爱尔兰）艾欧因·科弗著；李敏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02.10

ISBN 7-5442-2293-4

I. 阿 … II. ①科 … ②李 … III. 儿童文学—长篇  
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I56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3864 号

A TE MI SI

**阿特密斯**

---

**作 者** （爱尔兰）艾欧因·科弗

**译 者** 李 敏

**总 策 划** 袁杰伟

**责 任 编 辑** 杨 雯 张人云

**封 面 设 计** 合和工作室

**出 版 发 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46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2293-4/1·475

**定 价** 18.0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引言

如何形容阿特密斯·法尔？许多心理学家试过，但都失败了。主要的问题在于阿特密斯的聪明。想测验的人都被反将一军。再伟大的医生也被他搞得一头雾水，有的最后还沦落到住进自己开的精神病院里，在那里喃喃自语。

阿特密斯肯定是一个神童。但为何这么一个卓越的小孩要致力于犯罪行为呢？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人有答案。但是他不想说。

或许要了解阿特密斯最好的办法，就是讲述他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的初次冒险。以下的第一手报道是我专访受害者而写成，你们看了就知道这不容易。

这个几年前的故事就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初。阿特密斯·法尔设计了一个计划，要让家族财富失而复得。一个可能颠覆文明、让地球陷入跨种战争的计划。

当时他才十二岁……

##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书》 .....	1
第二章 翻译 .....	13
第三章 荷莉 .....	24
第四章 绑架 .....	51
第五章 失踪 .....	62
第六章 围攻 .....	92
第七章 毛曲 .....	133
第八章 巨怪 .....	167
第九章 王牌 .....	200
尾 声 .....	234

# 第一章 《书》

夏天的胡志明市。任何人都觉得湿热难耐。所以说，要不是因为有一件异常重要的事情，阿特密斯·法尔是不可能忍受这种不舒服的。这是一件与计划有关的要事。

阿特密斯跟太阳不对劲儿。他在阳光底下不好看。长时间坐在计算机前面让他的皮肤失去光泽。他面无血色，像个吸血鬼，晒到太阳就烦躁。

1

“我希望这不会又是白跑一趟，巴特勒，”他说，声音温和而短促，“特别是在开罗之后。”

这是小小的责备。他们上一次听了巴特勒的线人情报就跑去了埃及。

“主人，这一次我很确定。努扬是个好人。”

“嗯。”阿特密斯低声响应，不太相信。

旁边的人若听到这个欧亚混血的大个子称呼这个小男孩“主人”会很惊讶。毕竟这已经是第三个千禧年了。但是这两人之间不是普通关系，他们也不是普通游客。

他们坐在东开街的露天咖啡座上，看着当地青少年在广场上骑脚踏车。

努扬迟到了，而遮阳伞所能提供的那一小块可悲的阴影，没办法让阿特密斯的心情好起来。不过沮丧是他每天

的习惯。在闷闷不乐的表面之下还存有一丝希望。这一趟旅行真能有结果吗？他们会找到那本书吗？他需要想的太多了。

服务生匆忙赶到他们这一桌。

“还要再来点茶吗，先生？”他一边问，一边猛点头。

阿特密斯叹了口气：“省省吧，别装了，坐下。”

服务生本能地转向巴特勒，毕竟他才是大人。

“可是，先生，我是服务生。”

阿特密斯拍桌子要他注意。

2

“你穿着手工做的船头平底鞋，丝质衬衫，带着三个黄金图章戒指。你的英语带有牛津腔，你的指甲散发柔光，看得出来是最近才修剪过的。你不是服务生。你是我们的线人元努扬，你用这么可笑的伪装来偷偷检查我们有没有带武器。”

努扬耸耸肩膀。“没错。你真厉害。”

“你以为穿破围裙的就一定是服务生吗？”

努扬坐下来，在小瓷杯里倒了点薄荷茶。

“让我来告诉你我们的武装情况，”阿特密斯继续说，“我没带武器。但是这位巴特勒，我的……呃……管家，他的肩膀皮套里有一把席格索尔轻便手枪，<sup>①</sup> 靴子里有两把弹簧刀，袖子里有一只两发的大口径短筒小手枪，手表里有可以绞死人的铁线，还有三颗防暴手榴弹放在不同的口袋

---

<sup>①</sup> 席格索尔轻便手枪是在 80 年代初期推出，美军特种部队成员最喜欢使用它，优点是轻巧、准确度高，而且易于保养。——译注。

里。还有别的吗，巴特勒？”

“还有短棍，主人。”

“喔，对了。他的衬衫里还塞了一根老式的滚珠短棍。”

努扬把杯子举到嘴边，杯子在抖。

“别紧张，元先生，”阿特密斯笑着说，“这些武器不是用来对付你的。”

努扬并不觉得放心。

“不，”阿特密斯继续说，“巴特勒用不着这些武器就可以用上百种方法把你做掉。不过我相信只要其中一种就够了。”

3

努扬这下可真吓坏了。阿特密斯总是可以把人吓得半死。一个苍白的少年，说起话来语气和用字都像个强人。努扬听过法尔的大名——黑社会里谁没听过？——但他以为自己要面对的是大人阿特密斯，不是这个小子。尽管“小子”一词对这个枯瘦的人并不公道。而这个庞然大物，巴特勒，他那双大手可以把人像折树枝一样折断。努扬开始觉得跟这些怪人做买卖，钱再多也不值得。

“现在回到正题，”阿特密斯说，一边把录音机放在桌上，“你响应了我们的网络广告。”

努扬点头，心里突然开始祈祷他的线报是正确的。

“是的，先生……法尔大爷。你要找的东西……我知道在哪里。”

“真的？我可以信赖你吗？你有可能骗我走进陷阱。我的家族又不是没有敌人。”

巴特勒在他主人的耳朵旁抓到一只蚊子。

“不，不，”努扬说，一边伸手拿皮夹，“这里。你看。”

阿特密斯仔细看那张立拍得相片。他努力压抑自己的心跳。看起来有希望，但现在有计算机和扫描仪，什么都可以仿造。照片上有一只手从重重黑影中伸出来。一只绿色斑驳的手。

“嗯，”他低声说，“解释一下。”

“这个女人。她是信仰疗法术士，在度朵街附近。她治病是为了换米酒喝，成天醉醺醺的。”

阿特密斯点头。酗酒一事很有道理。这是他的研究所揭示的不变事实之一。他站起来，顺顺他白色马球衬衫上的皱褶。

“很好。继续说，努扬先生。”

努扬擦掉他小胡子上的汗水。

“我只说情报。这是我们约好的。我可不想遭殃。”

巴特勒很专业地从后面掐住了这位线人的脖子。

“很抱歉，努扬先生，你早就没有选择的权力了。”

巴特勒把犟头犟脑的越南人塞进一辆租来的四轮驱动车内，在道路平坦的胡志明市，或是当地人习惯称呼的西贡，根本没有必要开这种车，但阿特密斯就是喜欢尽可能地特立独行。

这辆吉普车以让人发疯的慢速度前进，阿特密斯胸中的期待无处宣泄，他再也压抑不住了。他们的搜寻终于来到了终点吗？经过三个大陆六次无功而返的探寻，这位酒鬼治疗师会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结果吗？阿特密斯都快笑出来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

夫。这么好的事情可不会天天发生。

街上的脚踏车多如过江之鲫。这些人群似乎没完没了，就连巷道里都挤满了小贩和讨价还价的人。厨师们把鱼头丢进热油锅里，小捣蛋鬼们边走边看有没有东西没人看守。其他人都在阴凉处，拼命动拇指打电玩。

努扬的卡其上衣已经湿透。这跟潮湿无关，他早已习惯湿度。害他汗流浃背的是这该死的状况。他真不应该把魔法跟犯罪扯在一起。他偷偷起誓，如果自己这次能脱身，他一定痛改前非。再也不要回复什么陌生的网络广告，当然也不要跟什么欧洲犯罪世家的人扯上关系。

5

小巷太窄了，吉普车只能开到这里。阿特密斯转头看努扬。“看来我们要走路了，努扬先生。你想跑也行，不过你等着吧，你的肩胛会疼得要命。”

努扬瞄一下巴特勒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深蓝色的，接近黑色。眼里完全没有慈悲。“别担心，”他说，“我不会跑的。”

他们下车。走在又热又湿的巷子里，引来身后众多怀疑的眼睛。一个不知好歹的扒手想偷巴特勒的皮夹。这位男仆眼睛看都不看就折断了他的手指头。大家这才赶忙把路让给他们。

巷子最后缩小成为一条有车辙的小弄。污水和排水管就直接散布在泥泞的地面上。跛子和乞丐挤在稻草席上。这小弄的居民大都身无长物，只有三人例外。

“怎么样？”阿特密斯问道，“她在哪里？”

努扬用手指指一架生锈太平梯底下的黑暗角落。

“那里，在那下面。她从不出来。即使要买米酒，她也都是派人去。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阿特密斯根本不回答他。他小心走过满是水坑的小弄，来到太平梯的背风处。他能察觉暗处鬼鬼祟祟的动静。

“巴特勒，把眼镜给我好吗？”

巴特勒从腰带上抽出一副夜视镜，放在阿特密斯伸出来的手上。眼镜会配合光线自动对焦。

阿特密斯把眼镜戴上。一切都笼罩在辐射性的绿光下。他深呼吸一口，开始观察蠕动的黑影。有东西蹲坐在酒椰席上，在几乎不存在的光底下不安地移动。阿特密斯再调调焦距。那身影很小，不正常地小，身上裹着肮脏的长披巾。一堆空酒瓶半埋在她周围的泥土里。一只手臂在摸索着东西。看起来是绿的。但是眼镜底下什么都是绿的。

“女士，”他说，“我有个提议给你。”

那人的头打瞌睡似的摆动。

“酒，”她声音刺耳，就像指甲在黑板上刮一样，“酒，英国人。”

阿特密斯微笑。有语言天分，厌恶灯光。咱们再继续瞧瞧。

“我其实是爱尔兰人。我的提议你觉得怎样？”

治疗师挥动瘦得只剩骨头的手指。“酒先来了再说。”

“巴特勒？”

这位保镖手伸进口袋拿出一瓶四分之一升装的上等爱尔兰威士忌。阿特密斯接过酒瓶后在暗处要弄地挥动。他还来不及脱下眼镜，那只爪子一样的手就从暗处伸出来抢

走了威士忌。一只斑驳的绿手。他没有看错。

阿特密斯压抑住胜利的笑意。

“付钱给我们的朋友，巴特勒。全部付清。记住，努扬先生，这事不得宣扬出去。你不会想要巴特勒再来找你吧？”

“不，不，法尔大爷。我守口如瓶。”

“最好是这样。不然巴特勒会把你的嘴永远封起来。”

努扬急忙逃出巷子，好不容易虎口逃生，他根本顾不得数一数手上的一叠美钞，这不像他的作风。反正钱都在那里。全部两万块美金。半小时就能赚到还真不错。

7

阿特密斯转头去看治疗师。

“现在，女士，你手上有我要的东西。”

治疗师用嘴角接住一滴酒。

“没错，是爱尔兰酒。头痛，牙痛，我都治。”

阿特密斯取下夜视镜，跟她一起蹲下。

“我健康得很，女士，除了对尘螨有点过敏，我想那是连你也没有办法的。不，我要的是你的《书》。”

老巫婆愣住了，披巾下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书》？”她谨慎地说，“我不知道什么书，我是治疗师，要书去图书馆。”

阿特密斯以无比的耐心叹了口气。“你不是治疗师。你是精灵，妖精，仙子。你爱怎么称呼我不管。我要你的《书》。”

这家伙久久不语，然后她把披在头上的披巾往后甩。在夜视镜的绿光下，阿特密斯发现她的长相简直就像万圣

节的面具。这精灵的鼻子很长，就挂在两只细长的金眼睛下。她的耳朵是尖的，酗酒让她的皮肤氧化成铁灰色。

“如果你这个人类知道《书》的事情，”她缓缓地说，一边抵抗着威士忌的麻木效果，“那你也会知道我手上的魔力。我只要弹指就可以宰了你！”

阿特密斯耸耸肩。“我可不这么认为。你看看你，你跟死人没有两样。米酒已经麻痹了你的感觉。你沦落成了三流治疗师，可悲啊！我是来救你的，好换取那本《书》。”

“人类拿我们的《书》做什么？”

“那不关你的事。你只要了解你的选择就好了。”

精灵的尖耳朵抖了一下。选择？

“第一，你不给我们《书》，我们回去，让你老死在这个下水道里。”

“好，”精灵说，“我选这一个。”

“不行。别急嘛！如果我们无《书》而返，你一天之内就会死。”

“一天？一天！”治疗师大笑，“我会比你们多活一百年。就算是降为人形的精灵也可以活上个几世纪。”

“喝了四分之一升的圣水就甭想。”阿特密斯说，一边拍着现在已经空了的威士忌酒瓶。

精灵脸色惨白，然后放声尖叫，一声恐怖刺耳的尖叫。

“圣水？你敢谋杀我，人类。”

“没错，”阿特密斯承认，“现在圣水随时会起灼烧作用。”

精灵试探性地摸着自己的腹部。“那第二个选择是？”

“这下肯听话了吧？很好。第二，你把《书》借我三十分钟，那我就把你的魔法还你。”

精灵的下巴要掉了。“把魔法还我？不可能的。”

“当然可能。我有两个小玻璃瓶。一瓶是从塔拉圆环底下六十米深处的精灵井取出的泉水，塔拉圆环可能是地球上最神奇的地方。这泉水可以中和圣水的作用。”

“那另一瓶呢？”

“另一瓶是人造魔水，一种专吃酒精的病毒，掺有成长试剂。它可以去除你体内所有的米酒酒精，帮你戒酒，甚至强化衰竭中的肝脏。喝下去会有点惨，但是一天后，你就会生龙活虎，感觉好像又重新回到一千岁。”

9

精灵舔了一下嘴唇。可以重回精灵一族？这条件蛮诱人的。

“我怎么相信你，人类？你已经骗过我一次。”

“说得好。我们这样说吧，我把泉水先交给你，然后等我瞧一眼你的《书》，再给你第二瓶辅助药剂。要不要你自己决定。”

精灵开始考虑。她的腹部已经开始痛起来了，很快便伸出手来。

“我要。”

“我想也是。巴特勒。”

巨大的男仆打开一只软包，里面有一支注射器和两个瓶子。他把清澈的那瓶装进注射器，打在精灵冷湿的手臂上。精灵暂时僵硬了一下，然后就轻松了点。

“好强的魔力。”她吐口气说。

“是的。等我帮你打第二针，你恢复的魔力会更强。现在，把《书》给我。”

精灵把手伸进她肮脏的袍子里，在里面翻翻找找老半天。阿特密斯屏息以待。就在这一刻，法尔家族即将复兴，一个新帝国将起，阿特密斯·法尔二世会是其领导人物。

女精灵收回她握住的拳头。

“你拿了也没用。这是用古语写的。”

阿特密斯点头，不想开口说话。

她张开长节的手指，手掌里躺着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小金册。

“拿去，人类。三十分钟，不多不少。”

巴特勒虔敬地取下小书，接着激活数字摄影机，开始拍下《书》的每一页薄页。过程只要几分钟。拍完后，整本书都存在摄影机的芯片里。对信息的处理，阿特密斯可是不敢大意。机场安全检查就常常传出洗掉磁盘的案例。所以他叫助手把档案传到他的手机，然后再电邮到都柏林的法尔庄园。不到三十分钟，《书》中所有的符号都安全地存进了法尔的服务器。

阿特密斯把小书还给它的主人。

“很高兴跟你做买卖。”

精灵突然跪了下来。“那另一剂呢，人类？”

阿特密斯微笑。“喔，对了，恢复法力的针。我的确是答应过你。”

“对，你答应过的。”

“很好。但是在注射之前，我得先警告你清洁体内可不

是件好玩的事情。你一点也不会喜欢的。”

精灵指着她周边的污秽。“你以为我喜欢脏吗？我想要再飞起来。”

巴特勒注入第二剂，直接把它打进精灵的颈动脉。

“该走了，”阿特密斯下令，“酗酒一百年的身体肯定不是什么好看的东西。”

几世纪以来巴特勒家族一直服侍着法尔家族。这种情况没变过。说真的，还有几个知名的语言学家认为这就是管家在英文里之所以叫做巴特勒的由来。关于这个特殊的安排，历史上最早的记录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维吉尔·巴特勒受雇成为雨果·法尔勋爵的男仆、保镖兼厨师。

巴特勒家族的小孩到了十岁会被送到位于以色列的私人训练中心，在那里学习保护法尔家族传人所必需的特殊技巧。这些技巧包括蓝带厨艺学院的厨艺、射击、各种武术、急救医术以及信息科技。如果受训结束后，没有新一代的法尔传人可保护，巴特勒家的人马上就会被各国王室成员抢聘成为保镖，通常是摩纳哥或沙特阿拉伯。

一旦一个法尔配上了一个巴特勒，他们一辈子也不分开。这是个要求严苛的工作，而且很寂寞，但如果能活到退休，报酬可是相当大的。若不幸殉职，你的家人会得到六位数的赔偿金以及每月生活费。

现在这位巴特勒，打从年轻的阿特密斯主子出生起就保护他，至今已十二年了。虽然他们遵守这项成规，但是他们的关系不只是主人与仆人。阿特密斯是巴特勒的最接

近朋友的人，而巴特勒则是阿特密斯周围最接近父亲的人，虽然他是听命令的人。

巴特勒直到他们从曼谷转机到伦敦才开口说话，他问了一个问题。

“阿特密斯？”

阿特密斯从他的苹果笔记本电脑屏幕抬起头。他正要开始翻译。

“是？”

“那个精灵。我们为何不把《书》留下，让她死呢？”

“尸体是证据，巴特勒。我这样做精灵族才不会起疑。”

“但是那个精灵呢？”

“我相信她不敢承认她把《书》给人类看过。反正我在她的第二剂针里面加了一点遗忘液，等她醒过来，最近一星期的事情都记不起来了。”

巴特勒点头表示赞同。阿特密斯主子料事总是比别人早两步。有人说他是老家族里蹦出来的一个小鬼。他们错了，阿特密斯主子是一支新势力，前所未见的新势力。

疑惑解决之后，巴特勒继续读他的军火杂志，不打扰主人解开宇宙之谜。